

清·李瀚章 编纂  
清·李鸿章 校勘

第十六卷

# 曾国藩全集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增·中國本國史  
納·中國本國史

增·中國本國史

# 曾國藩全集

中國近代史叢刊

## 唐确慎公墓志铭

公讳鉴，号镜海，唐氏。先世自江西丰城，徙居湖南之善化。四传至讳焕者，以举人，官至山东平度州知州，公之祖也。生子仲冕，以进士即用知县，官至陕西布政使，公之父也。平度君以子贵诰赠通奉大夫。配李氏，谭氏，俱封夫人。谭夫人没，而葬于山东之肥城。布政君及配宁夫人皆踵葬肥城。公以父命徙籍山东，故又为肥城人焉。少而迈异，精勤嗜学，如渴。以廪生入贡，为临湘县训导。嘉庆十二年举于乡，十四年成进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又二年，授职检讨。又六年，补浙江道监察御史，充甲戌科会试同考官，戊寅科顺天乡试同考官。坐论淮盐引地一疏，吏议镌级，以六部员外郎降补。会宣宗登极，诏中外大臣各举所知。诸城刘文恭公鏊之荐公，由是有广西知府之命。厥后再为平乐府知府，一为安徽宁池太广道。量移江安十府粮道。拜山西按察使，迁贵州按察使，擢浙江布政使，迁江宁布政使。扬历于外，盖二十年。其守平乐也。亭平民谣之狱，而解其仇。屡磔剧盗，境内肃然。是时布政君解组东归，侨居金陵。公闻母病，即引疾去官，省亲江南。既遭内外之艰，皆北葬肥城，庐墓读礼。服闋以例仍发广西，再守平乐。道光十二年，广东，湖南，生猺为乱，公出防边圉。内讥奸宄，往来富川，贺县。安抚熟猺，兽扰而儿蓄之。设立五原学舍，延师教读，群猺大悦。擒郡中煽乱者谭于先等十余人，立斩以徇。而贯其胁从千余，火其名籍，一无所问。其按察贵州也，平反疑狱，归美令长，曰：“非吾能正之，某县尹来省自易之耳。”其在江宁，拯灾修废，百度毕张。时总督陶文毅公澍，寝疾，公代行使院政事，文牍如山，宾僚填咽。昧爽而勤职，丙夜而不休。忘寝辍餐，形神交瘁。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药，废搁公事，又杂摭他端，以相訾毁。朝廷

遣使者按問，率無左驗。宣宗知公端謹，一切弗論，忌者或憚其方嚴。未几，內召為太常寺卿。道光二十年四月也。公潛研性道，宗尚洛閩諸賢，所至以是敕其躬，亦以牖于人。亦时时论者，以垂于后。在翰林时，著有“朱子年谱考异”、“省身日课”、“畿辅水利”等书。在广西著“读易反身录”居丧，著“读礼小事记”官平乐时，延纳人士入署，亲与讲授。设立义塾，海诱寒畯。官贵州时亦如之，官江宁亦如之。及入为九卿，又著“易牖学案小识”等书。扶掖贤俊。倡导正学。时如今相国倭仁艮峰，侍郎，吴廷栋（竹如），侍御，窦垞（兰泉），何文贞公（桂珍），辈，皆从公考德问业。国藩亦追陪几杖，商榷古今。观其陋室危坐，精思力践。年近七十，斯须必敬。盖先儒坚苦者亚，时贤殆不逮也。已而致仕南归，主讲金陵书院。文宗践阼，有诏召公赴阙。凡进对十有五次，中外利弊无所不罄。谕旨以其力陈衰老，不复强之服官。令还江南，矜式多士。公至金陵，学徒益盛。以贼犯湖南，急欲归展先茔。咸丰三年乃自浙还湘卜居于宁乡之善岭山，深衣疏食，泊然自怡。晚岁著：“读易识”编次“朱子全集”别为“义例”以发紫阳之蕴。十一年辛酉。正月十八日，疾卒。春秋八十有四。其家函封遗疏，邮寄东流军中。国藩以闻，天子轸悼，予谥确慎。配王氏、杨氏皆封夫人。前卒无子，以弟子尔藻嗣。女四人，适某某。孙男三人，某某。孙女三人。某年月日，葬公某县某乡某山，又八年国藩始追为之铭。铭曰：

俗学徇时，行与名钩。孰捐其华？而练其要。唐公翼翼，与世殊趋。惧明戒旦，笃信程朱。有讥其隘，或讽以迂。浩然不顾，履我康衢。显皇初政，诏征国老。造膝前陈，嘉谟要道。愿致吾君，上跻轩昊。进退以礼，敛兹宏抱。宦游所至，我求童蒙。晚居京国，群彦景从。何才不育？有金皆熔。以善孳善，偕之大同。播此芬韵，昭示无穷。

## 欧阳府君墓志铭

先生讳凝祉，初名鳌，晚易今名。字福田，欧阳氏。先世自江西徙居衡阳。曾祖天鼎，祖心璫，父顺源，并有清德。曾祖妣氏刘，治家严肃，祖妣氏蔡，妣氏蔡，均以节孝旌表于朝。国藩所作《欧阳氏》姑《妇节孝家传》者也。先生生三岁而孤，恪遵母训，跬步必谨。母或戒之，无触忤人，即终身不以言色加人。或戒以慎无耽酒，即没齿不近杯勺。稍长，巍然自厉于学，不假董督。日埤月增，既入为学官弟子，旋补廩膳生。远近归仰，交币迎致。适馆课徒凡四十年。主讲莲湖书院者又十年。门下生著籍数百人。其高第者，与之，稽经讲艺，兼及敕躬之道，成物之方。其不帅教，则诤求觇责，屏斥门墙之外。初虽怨望，后常悔憾，自愧不为良师所齿！从之游者，恒守绳矩。虽垂老，而憚之如初。先生疏于治生，临财则辨别精审，若将浼焉。一岁中，学徒束修之资，不足自给，往往随事散去。少以孤童为叔父成材所养，晚节竭力贖之。宗祀不足于资，先捐金以成之。议为衡阳裁减钱漕浮费，有啖以利而尼其事，峻辞却之。事成，而合邑德之。其它人事问遗，率常谢绝。人谓先生少贬其节，可致饶裕。先生独谓取舍有义，神明难欺。吾心所不许者，天道亦不与也。道光末，以岁贡生候选训导。同治初诰封奉直大夫。配邱氏，诰封宜人。子二人。柄铨，廩贡生候选训导。柄钧，光禄寺署正。女子二：长者归于国藩，次适彭治官。孙六人。定果，湖北候补同知，直隶州。定楸，候选县丞。定枚，府学生员。定枢，定楫，定干。孙女五人。曾孙二人。同治八年五月初九日疾卒！春秋八十有四。自七十以后，不复授徒。远方家居，课孙细字！抄书，讲论不倦。同治六年，岁在丁卯。孙定枚入学为附生。先生以嘉庆丁卯入学授室，至是六十年矣。乃用昔者成婚之日，燕客

受贺，远近叹美。夫妇既皆八十，而先生之伯兄八十有五。暇辄过从，相与道幼时琐语以为欢，自诩为家门之祥！人亦祥之。夫其孝友雍雍，敦善不怠，殆所谓无忤于天人者，复奚憾于其死邪？呜呼可铭也！已铭曰：

衡西两世，贞节之门。实生令德，孝子孝孙。上承慈训，下启后昆。位岂须显？身蹇道尊。名岂须震？多士崇信。小叩大鸣，甄陶群俊。奖诱自宽，坛宇自峻。七十硕师，还山娱老。耄而从兄，推梨让枣。亦有孙曾，质文完好。金籀匪贵，一经是宝。家有休征，英彦辈兴。门有上瑞，和气薰蒸。其休其瑞，人世同称。若考隐德，吾铭可凭！

## 国朝先正事略序

余尝以大清达人杰士，超越古初，而记迷阙如，用为叹憾！道光之末，闻嘉兴钱衍石给事仪吉，仿明焦竑献征录为《国朝征献》录，因属给事从子应溥，写其目录。得将相、大臣、循良、忠节、儒林、文苑等凡八百余人。积二三百卷。借名人之碑传，存名人之事迹，自别京师久从征役，而此目录册者，不可复睹。同治初又得鄢陵苏源生文集，具述其师钱给事于《征献录》之外，复节录名臣，为“先正事略”。于是知钱氏颇有造述，不仅抄纂诸家之文矣。又二年，而得吾乡李元度次青所著“先正事略”，命名乃适与钱氏相合。前此二百余年，未有成书。近三十年中，钱氏编摩于汴水，次青成业于湖湘，斯足征通儒意趣之同，抑地下达人、杰士，其灵爽不可终闕也。自古英哲非常之君，往往得人鼎盛。若汉之武帝。唐之文皇，宋之仁宗，元之世祖，明之孝宗，其时皆异材勃起，俊彦云屯。焜耀简编。然考其流风所被，率不过数十年而止。惟周之文王，暨我圣祖仁皇帝，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。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王，而成康

以洎東周多士濟濟，皆若秉文王之德。我朝六祖一宗，集大成于康熙，而雍乾以後，英賢輩出。皆若沐聖祖之教。此在愚氓，亦似知之。其所以然者，雖大智莫能名也。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；讀書過勞，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。老耄兩手不釋卷。臨摹名家手卷，多至萬餘。寫寺廟扁榜，多至千餘。蓋雖寒峻，不能方其專。北征度漠，南巡治河，雖卒役不能逾其勞。祈雨禱疾，步行天壇。并醢醬、齏鹽而不御。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。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，殆無一而不備。上而天象、地輿、歷算、音樂、考禮、行師、刑律、農政下至射御、醫藥、奇門、壬遁、滿蒙、西域、外洋之文書、字母，殆無一而不通，且無一不創立新法，別啟津途。後來高才絕藝，終莫能出其範圍。然則雍，乾，嘉，道，累葉之才，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，誰曰不然？今上皇帝嗣位，大統中興。雖去康熙時益遠矣！而將帥之乘運，會立勛名者，多出一時章句之儒。則亦未始非聖祖余澤陶冶于無窮也。如次青者，蓋亦章句之儒，從事戎行。咸豐甲寅乙卯之際，與國藩患難相依，備嘗艱險。厥後自領一隊，轉戰數年。軍每失利，輒以公義糾劾罷職。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，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，奪治兵之日力，有如莊生所訛挾策而亡羊者。久之，中外大臣數荐次青緩急可倚。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，兼人之才。臣昔彈劾太嚴，至今內疚。惟朝廷量予褒省，當時雖為吏議所格，天子終右之起家！復任黔南軍事。師比有功，超拜雲南按察使。而是書亦于黔中告成。聖祖有言曰：“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；中有勇猛精進之心，未有堅貞永固之力。”次青提兵四省，屢蹶仍振。所謂貞固者非邪？發憤著書。鴻篇立就，亦云勇猛矣。愿益以貞固之道持之。尋訪錢氏遺書，參訂修補，矜練歲年。慎褒貶于輜銖，酌群言而取衷，終成聖清巨典，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，不尤足壯矣哉！

## 重刻茗柯文编序

武进张大令式曾，将重刻其曾祖王父皋闻先生茗柯文集而以写本示余，属为之序。盖文章之变多矣！高才者，好异不已，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，仿效汉人赋颂，繁声僻字，号为复古。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，有若附赘悬疣，施胶漆于深衣之上，但觉其不类耳。叙述朋旧，状其事迹，动称卓绝，若合古来名德至行备于一身。譬之画师写真，众美毕具；伟则伟矣！而于其所图之人固不肖也。吾尝执此以衡近世之文，能免于二者之讥实鲜，蹈之者多矣。皋闻先生编次七十家赋，评量殿最，不失铢黍，自为赋，亦恢闳绝丽。至其他文，则空明澄澈，不复以博奥自高。平生师友多超特不世之才，而下笔称述适如其量。若帝天神鬼之监临，褒讥不敢少溢。何其慎欤？自考据家之道既昌，说经者专宗汉儒，厌薄宋世义理心性等语。甚者诋毁洛闽，披索疵瑕，枝之蒐，而忘其本；流之逐，而遗其源。临文则繁征博引，考一字，辨一物，累数千万言不能休。名曰汉学。前者自矜创获，后者附和偏陂，而不知返，君子病之。先生求阴阳消息于易虞氏，求前圣制作于礼郑氏，辨说文之谐声，剖晰毫芒固亦循汉学之轨辙，而虚衷研究，绝无陵驾先贤之意。萌于至隐，文辞温润，亦无考证辨驳之风，尽取古人之长而退。然若无一长可恃，意其蕴蓄者，厚遏而蔽之。能焉而不伐，敛焉而愈光。殆天下之神勇，古之所谓大雅者欤！张氏之先两世，贤母抚孤课读，一日不能再食，举家习为故常。孝友艰苦，远近叹慕。自粤贼纵横东南，糜烂常润等郡，室庐荡然。张氏之穷约殆有甚于畴昔！书籍刻板，皆摧烧不复可诘矣。余昔读张氏诸书，既钦其笃行，兹重览茗柯文编乐其复显于世也，乃忘其陋而序之。

## 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君墓志铭

君讳善庆，字伊辅，号养斋，丁氏。世居清泉之白沙里。幼孤从母刘太淑人育于外王父刘文恪公家。自少而好恶，欣戚不主于己。惟母志之从，长亦如之，终身亦如之。久处京师，寄籍宛平，由顺天府学生，中式道光壬午科举人。明年癸未成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其历阶为国子监司业、詹事府右中允、左中允、右庶子、翰林院侍讲学士。其任职为国史馆总纂，庶常馆提调，文渊阁校理，奏办院事，日讲起居注官。其使事，为戊子科贵州乡试正考官，辛卯科广东乡试正考官，乙未科会试同考官。其秋，顺天乡试同考官。丙申以后，迭为广西学政。君虽暗然自敕，无所矜异。宣宗尝从容问翰林中孰为笃学？曹文正公举君以对。天子既异之，在廷名卿耆德，亦多称叹，以为令仆之器，岁月可冀。君以母老怀思乡里，归自广西、遂解官养亲于长沙。早岁事母，执爨必躬，泔米必洁。至是益加谨焉。母或加餐，辄喜述诸人，以为至幸！或有馈赐辄丰，其好货端篋而将之。或体中不适，则忧皇如不终日。或意有不悻，则长跪引咎，既解乃起。或将他适，则先于其所往。百物毕备，所欲立应。室无纤埃，庭无高语。一身肃戒，举家兢兢。宦游余财，为其弟某所耗，君则经营置产，以覆弟短，而悦母心。舅氏刘若珪，谪官远戍，君又倾其前产，以赎舅罪。而慰母于地下。盖毕生孺慕，自顺亲外，不知天地更有何事也？母没数年，而广西寇贼大起。咸丰二年，秋攻围长沙。君矢死坚守，寓书其弟曰：“城陷！弟收吾骨于桂树旁井中矣。”日夜令其子驯巡警周垣。驯以劳致疾，妻蔡氏刲股疗之不愈，遂卒。君乃曰：“儿致身卫国，妇刲肉救夫，吾门之祥也！吾母幸而考终，吾身若家皆可殉难，尚何惜哉！”贼退则趣治战船。以济水师。立共武社使诸生与众练卒，

肄习火器。事上，议叙加三品衔。论者谓谨厚如君，乃能临危应变如是，为不可测也。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，卒于家，春秋八十。其年十一月十六日，葬于北关外，洪山渡飨堂，坑庄山之阳。曾祖某，祖某，父某，皆赠中宪大夫。曾祖妣氏某，祖妣氏某，赠恭人。妣氏刘，累封恭人，晋赠淑人，旌表节孝。配陶氏，继配周氏，妾吕氏，生子驯早卒。乃以弟之子骅为后。妾廖氏，生子騃。女六人，孙四人，焯，焕，煊，挺，皆骅出。煊复出为驯后。女孙二人。君之学详于治经，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论。”主讲岳麓书院，二十余年，以洛闽正轨陶铸群弟子，亦颇参阴德感应之说，警发愚蒙。生徒翼翼，无敢辄逾法度，庶几以身教者。铭曰：

不斫、不磨、不揭，己以为崇。公以校士，毅以即戎。勇以辞禄位，而诚以启群蒙。皆以仁孝为之本，本立而用自不穷。老成逝矣！康此幽宫！

## 郭依永墓志铭

依永，名刚基，一名立簾，姓郭氏。吾友筠仙中丞嵩焘之子，而国藩之第四女婿也。少而羸弱，善病，就学数岁，犹戒其师无过督责。年十四五，筠仙奉命巡抚广东，依永从亲于南海使院。逊志研求，学以大进。其后，从亲还湘，益有慕乎古人述作之林。自场屋经义、律赋、试帖以至唐人楷法，名家绘画，皆窥其藩而究其趣。而于古近体诗，为之尤勤。同治七年，以试艺冠其曹，补县学生员。父兄或诏以专事科举之业，而于诗姑辍焉。依永以为志广途远，安能敦敦独事举业？退辄矫首长吟，丛稿满室。有龙光辅（树棠）者，老僧东林者，年皆六十，与为忘年交。时时相从。倡和不厌。或骑骏马，挟一僮，薄暮游古寺，觅句以归，用是自适。依永之诗，嵯峨萧瑟，如秋声夜起，万汇伤

怀。又如阅尽陵谷千变，了知身世之无足控抟者。长老皆怪名门少年不应有此。东林亦尝诘之，依永则自谓吾每为诗，百感中来，不可遏抑。竟以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，病卒。年才二十有一。曾祖某，祖某，皆以筠仙贵诰赠荣禄大夫，曾祖妣氏某，祖妣氏某，妣氏陈。皆诰赠一品夫人。子二本含，本谋。女、生月余而殇。疾革，援例为员外郎。同治九年某月、某日某甲子，将以品官礼葬于某县某山。呜呼！衰龄而哭子，仁慈而不寿；皆人世所谓不幸！然圣贤有遭之者矣。岂天之所可否，与人间所称善恶祸福，其说绝不类邪？抑人事纷纭，万变，造物者？都不訾省，一任其殃庆颠倒，漫无区别邪？天人感应之故，自昔久无定论。依永之生，其诗已颇知一得丧齐彭殤之旨。今其既死，殆将沛然而大觉矣！于是述吾所闻为之铭辞，以质幽遐，亦塞筠仙之悲！铭曰：

吾闻君子之畏天命，有如孝子之事庭闱。苟遭祸谪，敬受不疑。恭若申生，顺若伯奇。又闻道家之言，与化推移。纵心任运，有若委衣。虽宗旨之各别，要安命而无违。览依永之诗篇，似多见道之词。胡含愁而郁郁？岂其中有不自持？修德之报或爽，虽神圣不能测其微。主之人者为吾能为；主之天者，吾安敢与知？等死生于昼夜，信长短之有涯。存者抑情而复礼，逝者奠魄而永绥。

## 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

咸丰九年，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师昭忠祠于湖口。既刻石叙述战事，又属余为之记。维时，湖口以下长江千里，皆贼地也。其明年，金陵官军溃败，苏浙沦陷，国藩奉命总制两江，乃议设淮扬水师一军，以黄君翼升统之。又二年，议设太湖水师一军，以李君朝斌统之。厥后两君者，皆沿江遵海，以达于苏，松，常

州，諸內河，而上游吳楚之交，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，羅列如故。咸豐十一年，克復安慶，同治元年下蕪湖，金柱關，及東西梁山。二年克九洲洲。三年，遂克金陵。而蘇州省會，及所屬郡縣，以次廓清，水師皆有力焉！余憫死事者之多，於是又奏建昭忠祠于金陵，以妥將士之靈。蓋自湖口而下，賊中無復大隊炮船，與我角逐水上，然我眾臨敵授命者，往往不絕。若乃高城巨壘，千炮狙伏，陸軍進攻，水師和之。一堞未攀，駢尸山積。或連朝環擊，卒不能下。或創殘滿目，僅收一柵。甚者如九洲洲之役，攻剿三四日，凋耗二千人，唱凱于公庭，飲泣于私舍。又或支河小港，扼守要隘，賊以短兵、槍彈，迫我舟師。前者屢僵，后者堅拒，終不得少移尺寸。又或倉卒赴援，內洋行師，如福山之役，輕舟顛簸于海濤颶風之中，須臾沉溺以數百計！此皆耳目昭著。其餘邂逅捐軀，夷傷而不振者，不可勝數也。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，長江別立經制水師，將士新故，更代優游無事。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，已罕能言其狀者。況更溯十載以前。若楊公之縱橫江上，出入鋒鏑，以摧方張之寇。彭公之芒鞋徒步，以赴江西之急。又孰能道其仿佛？安樂之時，不復好聞危苦之言，人情大抵然與。君子之存心也，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，尤不敢狃于所習，自謂無虞。禮俗、政教、邦有常典，前賢猶因時適變，不相沿襲。況乎用兵之道，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！豈有可泥之法？不敵之制分之水師，蓋因粵賊之勢，立一時之法，幸底于成耳。異日時易世殊，寇亂或興，若必狃于前事，謂可平粵賊者，即可概平天下。無窮之變，此非智者所敢任也。惟夫忠臣謀國，百折不回。勇士赴敵，視死如歸；斯則常勝之理，萬古不變耳。其他器械、財用、選卒、校技，凡可得而变革者，正賴後賢相時制宜，因應無方，彌縫前世之失，俾日新而月盛。又烏取夫顛己守常，姝姝焉。自悅其故迹，終古而不化哉。今朝廷開方略之館，戰功將著于信史，不復備述、粗述、殉難者之慘，使來者休

然起敬。又因推论兵家之变化无常，用破吾党，自是之见，庶久而知所敬畏云。

## 大界墓表

王考府君，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弃养，倏历二十三年。当初葬时，吾父以书抵京师，命国藩为文纪述先德，揭诸墓道，国藩窃观王考府君，威仪言论，实有雄伟非常之概。而终老山林，曾无奇遇重事，一发其意。其型于家，式于乡邑者，又率依乎中道，无峻绝可惊之行。独其生平雅言，有足垂训来叶者，敢敬述一二，以示后昆！府君之言曰：“吾少耽游惰，往还湘潭市肆，与裘马少年相逐；或日高酣寝。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。余闻而立起自责，货马徒行。自是终身未明而起。余年三十五，始讲求农事。居枕高嵎山下，垆峻如梯。田小如瓦。吾凿石决坏，开十数畛而通为一，然后耕夫易于从事。吾听宵行水，听虫鸟鸣声，以知节候。观露上禾颠以为乐。种蔬半畦，晨而耘，吾任之。夕而粪，庸保任之。入而饲豕，出而养鱼；彼此杂职之。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，其味弥甘。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，食之弥安也。吾宗自元明居衡阳之庙山，久无祠宇。吾谋之宗族诸老，建立祠堂，岁以十月致祭。自国初迁居湘乡，至吾曾祖元吉公，基业始宏。吾又谋之宗族，别立祀典。岁以三月致祭。世人礼神徼福，求诸幽遐。吾以为神之陟降，莫亲于祖考，故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，而他祀姑阙焉。后世虽贫，礼不可隳！子孙虽愚。家祭不可简也。吾早岁失学，壮而引为深耻。既令子孙出就名师，又好宾接文士，候望音尘。常愿通材宿儒，接迹吾门，此心乃快。其次，老成端士，敬礼不怠。其下，泛应群伦。至于巫医、僧徒、堪舆、星命之流，吾屏斥之惟恐不远。旧姻穷乏，遇之惟恐不隆。识者观一门宾客之雅正疏数，而卜家之兴败，理无

爽者。乡党戚好、吉则贺，丧则吊，有疾则问，人道之常也！吾必践焉，必躬焉。财不足，以及物，吾以力助焉。邻里讼争，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。其尤无状者，厉辞诘责，势若霆摧。而理如的破，悍夫往往神沮。或具樽酒通殷勤，一笑散去。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，在上则息万物之器，其道一耳。津梁道途，废坏不治者，孤嫠衰疾无告者；量吾力之所能，随时图之，不无小补。若必待富而后谋，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。”盖府君平昔所恒言者如此，国藩既稔闻之吾父，暨叔父；又传达而告诫数数矣。府君讳玉屏，号星冈，声如洪钟，见者惮慑。而温良博爱物，无不尽之情。其卒也，远近感唏，或涕泣不能自休！配我祖妣王太夫人，孝恭雍穆，娣姒钦其所为。自酒浆、缝纫以至礼宾、承祭，经纪百端，曲有仪法。虔事夫子，卑拙已甚。时逢愠怒，则竦息减食，甘受折辱，以回眷睐。年逾七十，犹检校内政，丝粟不遗。其于子妇、孙曾、群从外姻、童幼、仆姬，皆思有惠逮之。权量多寡，物薄而意长，阅时而再施。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，九月十八日卒，春秋八十，葬于木兜冲。其后三年，而府君卒，春秋七十有六，葬于八斗冲，迁太夫人之柩祔焉。其后十年，为咸丰九年己未，十二月，均改葬于大界。府君之先，六世祖曰：孟学，初迁湘乡者也。曾祖曰元吉，别立祀典者也。祖曰辅臣，考曰竟希。曾祖妣氏曰刘，祖妣氏曰蒋，曰刘，妣氏曰彭。以国藩忝窃禄位，府君初赠封中宪大夫，后累赠为光禄大夫，大学士，两江总督。祖妣初封恭人后累赠为一品夫人。圣朝推恩，追而上之，竟希公累赠光禄大夫，妣彭氏亦赠一品夫人。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：仲父上台，早卒。季父骥云，无子，以吾弟国华为嗣。孙五人。军兴以来，惟国潢治团练于乡。四人者，皆托身兵间。国华贞干没于军，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，列封疆，而膺高爵。而高年及见吾祖者，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，不逮府君远甚也。其风采亦可想已。曾孙七人。玄孙七人。凡兹安居足

食，列于显荣者，繫维祖德是赖！于是叙其大致，表于斯阡。令后嗣无忘彝训，亦使过者考求事实，知有众征，无虚美！云。

## 台洲墓表

呜呼！惟我先考、先妣，既改葬于台洲之十三年，小子国藩始克表于墓道。先考府君，讳麟书，号竹亭。平生劬苦于学，课徒传业者，盖二十有余年。国藩愚陋，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，晨夕讲授指画，耳提不达，则再诏之。已而三覆之。或携诸途，呼诸枕，重叩其所宿惑者，必通彻乃已。其视他学僮亦然。其后教诸少子，亦然。尝曰：“吾固钝拙，训告尔辈钝者，不以为烦苦也。”府君既累困于学政之试，厥后挈国藩以就试。父子徒步囊笔以干有司，又久不遇。至道光十二年，始得补县学生员。府君于是年四十有三，应小试者十七役矣。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，五、六百载，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。至是乃若创获，何其难也？自国初徙湘乡，累世力农。至我王考星冈府君，乃大以不学为耻。讲求礼制，宾接文士，教督我考府君，穷年磨厉，期于有成。王考气象尊严，凜然难犯！其责府君也尤峻。往往稠人广坐，壮声诃斥。或有所不快于他人，亦痛绳长子，竟日喑喑，诘数愆尤。间作激宕之辞。以为岂少我邪？举家耸惧！府君则起敬起孝，屏气负墙，蹶蹶徐进，愉色如初。王考暮年大病痿痹、瘖哑，起居造次，必依府君。暂离则不怡，有请则如响。然后知夙昔之备责府君，盖望之厚而爱之笃，特非众人所能喻耳。咸丰二年粤贼窜湘，攻围长沙。府君率乡人修治团练，戒子弟讲阵法。习技击。未几国藩奔母丧回籍，奉命督办湖南团练。明年又奉命治舟师，援剿湖北。府君僻在穷乡，志存军国。初令季子国葆募勇讨贼，既又令三子国华四子国荃募勇，北征鄂东征豫章。粗有成效，而府君遽以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弃养。阅一年而国华殉难于

三河。又四年，而国葆病歿于金陵。朝廷褒恤，并予美谥，而国藩与国荃遂克复安庆、江宁两省。虽事有天幸然亦赖先人之教，画驱诸子执戈赴敌之所致也。初国藩以道光间官京师，恭遇覃恩封王考暨府君皆为中宪大夫，祖妣暨先母皆为恭人。逮咸丰间，四遇覃恩又得封赠三代皆为光禄大夫，妣皆一品夫人。今上嗣位，四遇覃恩，又以战绩，兄弟谬膺封爵。于是曾祖府君儒胜，王考府君玉屏，暨府君，皆封为大学士，两江总督，一等侯爵。曾祖妣氏彭祖妣氏王，先妣氏江，仍封一品夫人。呜呼叨荣至矣！江太夫人为湘乡处士沛霖公女，来嫔曾门。事舅姑四十余年，饘羹必躬，在视必恪。宾祭之仪，百方检饬。有子男五人，女四人。尺布寸缕，皆一手拮据。或以人众家贫为虑。太夫人曰：“某业读，某业耕，某业工贾；吾劳于内，诸儿劳于外，岂忧贫哉？”每好作自强之言，亦或谐语以解劬苦。咸丰二年，六月十二日，疾卒！九月二十二日，葬于下腰里宅后。府君以七年，闰五月初三日，周于周壁冲。至九年八月某日，并改葬于台洲之猫面脑。府君有弟二人：仲曰上台，年二十有四而没。府君视病年余，营治医药，旁皇达旦。季曰骥云，推甘让善，老而弥恭。无子，以国华为之嗣，后府君三年而没。女四人者，其二先卒。其二继逝。诸子今存者，惟国藩与国潢、国荃三人；诸孙七人。曾孙七人。于是略述梗概，以著先人懿德。垂荫无穷，而小子才薄能鲜。忝窃高位，兢兢焉，惟不克负荷是惧！云。

## 湖南文征序

吾友湘潭罗君研生，以所编撰湖南文征百九十卷示余，而属为序其端。国藩陋甚，齿又益衰，奚足以语文事！窃闻古之文，初无所谓法也。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仪礼》《春秋》诸经，其体势声色，曾无一字相袭。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，持此衡彼，画然

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，是乌有所谓法者？后人本不能文，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，于是有合有离，而法不法名焉。若其不俟摹拟，人心各具自然之文，约有二端：曰理，曰情。二者，人人之所固有。就吾所知之理，而笔诸书，而传诸世。称吾爱恶悲愉之情，而缀辞以达之，若剖肺肝而陈简策，斯皆自然之文，性情敦厚者，类能为之。而浅深工拙，则相去十百千万，而未始有极。自群经而外，百家著述，率有偏胜。以理胜者，多阐幽造极之语，而其弊或激宕失中；以情胜者，多悱惻感人之言，而其弊常丰赡而寡实。自东汉至隋，文人秀士，大抵义不孤行，辞多俚语。即议大政，考大礼，亦每缀以排比之句，间以婀娜之声，历唐代而不改。虽韩李锐志复古，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，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。宋兴既久，欧苏、曾、王、之徒，崇奉韩公，以为不迁之宗。适会其时，大儒迭起，相与上探邹鲁，研讨微言。群士慕效，类皆法韩氏之气体，以阐明性道。自元明至圣朝康熙之间，风会略同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，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。乾隆以来，鸿生硕彦，稍厌旧闻，别启途轨。远搜汉儒之学，因有所谓考据之文。一字之音训，一物之制度，辨论动至数千言。曩所称义理之文，淡远简朴者，或屏弃之，以为空疏不足道。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已。湖南之为邦，北枕大江，南薄五岭，西接黔蜀，群苗所萃，盖亦山国荒僻之亚。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，《离骚》诸篇，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。逮乎宋世周子复生于斯，作《太极图说》《通书》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。两贤者，皆前无师承，创立高文，上与《诗经》《周易》同风，下而百代逸才，举莫能越其范围。而况湖湘后进，沾被流风者乎？兹编所录，精于理者，盖十之六，善言情者，约十之四；而骈体亦颇有甄采。不言法，而法未始或紊。惟考据之文、搜集极少。前哲之倡导不宏，后世之欣慕亦寡。研生之学，稽《说文》以究达诂；笺《禹贡》以晰地志；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。而论文但崇体要，